

THE GIRL
WITH
A CLOCK FOR
A HEART

Peter Swans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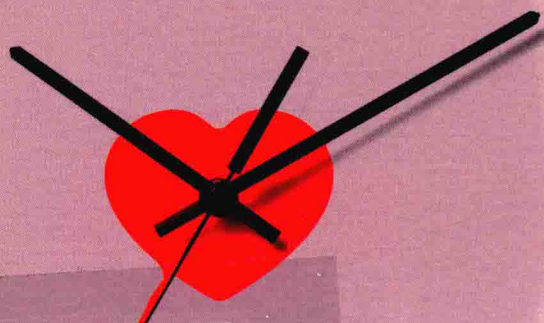
时钟 女孩

[美] 彼得·斯旺森 著

沈丽凝 译

在她胸口
代替心脏的那个时钟会停止走动
她永远不必面对被她丢弃的人生
和曾经说过的谎言

12



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

时钟 女孩

[美] 彼得·斯旺森 著

沈丽凝 译

THE GIRL
WITH
A CLOCK FOR
A HEART

Peter Swanson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时钟女孩 / (美) 斯旺森著; 沈丽凝译. -- 北京: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5.7

ISBN 978-7-5057-3526-2

I. ①时… II. ①斯… ②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8584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4-7862

Copyright © 2014 by Peter Swanso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, Inc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时钟女孩 |
| 著者 | [美] 彼得·斯旺森 著 沈丽凝 译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 |
| 规格 | 880×1230毫米 32开 |
| | 8.25 印张 206 千字 |
| 版次 | 2016年2月第1版 |
| 印次 |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3526-2 |
| 定价 | 32.00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|
| 电话 | (010) 64668676 |

献给查伦；

并以本书纪念我挚爱的祖父

亚瑟·格莱斯顿·埃利斯（1916—2012）

世界上最善良的人兼最棒的作家

序 章

已是黄昏时分，然而当他出现在布满车辙的车道上时，他仍能依稀辨认出黄色警用带还围绕着那片房产。

乔治把他的绅宝汽车停好，但没有让引擎熄火。他努力不去想自己上次进入这栋隐蔽难寻的房屋时的情景。它就藏在新艾塞克斯县的一处死胡同里。

警用带围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圈，从一棵松树延伸到另一棵松树。房屋的前门用红白相间的胶带贴上了一个大叉的标志。乔治关掉了引擎。空调停止了吹风，他几乎立刻感觉到了当日令人窒息的炎热。太阳低低地挂在空中，松树林的浓密树冠让天色看起来更晦暗了。

他走出了汽车。潮湿的空气闻起来有一股海的味道，他还能听到远处海鸥的鸣叫。那座深棕色的甲板小屋混在周围的树林里，影影绰绰的。它那高高的窗户黑洞洞的，黑得就像那脏兮兮的墙板。

他从黄色警用带底下钻了过去，虽然它代表的是：不能跨越的警戒线。然后，他艰难地走向房屋的背面。他希望能通过玻璃移门进入里面，它连接着后面腐朽的露台和房屋内部。如果这扇门也锁上了，

他会用一块石头砸破玻璃门。他的计划是进入房子内部，尽可能快地搜查一番，寻找可能被警察错过的证据。

移门已经被贴上了警方的封条，但并没上锁。他走进了凉爽的屋里，本以为自己一进来就会被恐惧所吞噬。然而，恰恰相反，他只有一种冷静的超现实感，仿佛自己正在做白日梦。

等我找到它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。

显而易见，警察已经彻底搜查了这栋房产。在一些表面上，留下了一条条指纹提取粉的残余物。放在咖啡桌上的吸毒工具已经不见了。他转身走向房屋东面的主卧室。他从来没有进过这个房间。他打开房门，本以为会见到一片狼藉，恰恰相反，他发现一个相当整洁的空间。这是一个低矮的大型卧室，里面放着一张特大号的双人床，上面铺着印花床单。在床的对面，有两张低矮的书桌，每张书桌上都压着一块玻璃板。满是灰尘的玻璃下面固定着一些宝丽来^①相片，都是诸如生日聚会或毕业典礼之类的场景。

他打开了抽屉，却一无所获，里面只是一些陈年旧物：衣物、梳子、躺在盒子里未开封的香水瓶。所有这些都混在灰扑扑的花香味樟脑丸之中。

一个铺着地毯的楼梯井通往下面的楼层。经过前门边的楼梯平台时，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从脑海里赶走那些图像。然而，他还是花了格外长的时间凝视着尸体曾经倒下的地方，就在那里，皮肤失去了原本的颜色。

走到楼梯的底部，他往左转，进入一个巨大而设施完善的地下室，里面没有窗户，因此有一股发霉的味道。他试了一下墙上的那些开关，但这里已经断电了。他从后面的裤兜里拿出他带来的小手电筒，在一

① 宝丽来，美国著名的快速成像相机品牌。——编注

束细弱昏暗的光线下，环顾着地下室。在房间的中央，有一张漂亮的复古台球桌，上面铺着红色的毛毡，而不是通常的绿色，桌球随意散落在台面上。在远处的角落里有个吧台区，配有几个高脚凳，以及一面巨大的镜子，镜子上刻着“乔治·迪克尔的田纳西威士忌”的商标。镜子前是一排空荡荡的架子，他能想象得出那里曾经保存着一批瓶装酒，只是早就被喝空并扔掉了。

等我找到它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在找什么了。

他回到楼上，并查看了较小的卧室——一共有两个，寻找最近的住户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，但还是一无所获。警察已经做过同样的事了，将所有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作为证据装进袋中，但他还是得来一趟，亲自寻找一遍。他知道他会找到一些东西。他知道她会留下某些东西。

他在客厅的一面书墙上找到了它，就在与眼睛齐平的书架上。那是一本白色的精装书，包着塑料封皮，好像曾经属于一个图书馆。与其他书相比，它非常显眼，因为这里大部分都是技术类图书，比如船只使用手册、旅行指南，还有一套古老的儿童百科全书。书架上也有一些小说，但都是平装的畅销小说，比如科技惊悚小说，迈克尔·克莱顿^①或汤姆·克兰西^②的作品。

他摸了摸那本书的书脊，书名和作者名用的是一种纤细优雅的红字体。《蝴蝶梦》，达夫妮·杜穆里埃著。

这是她最喜欢的小说，也是她唯一喜欢的小说。在他们相遇的那年，她送给了他一本。那是他们在大学的第一年。在无数个寒冷的冬夜，在她的宿舍里，她曾经为他大声朗读了书中的许多部分。他将这

① 迈克尔·克莱顿（Michael Crichton），《侏罗纪公园》的作者。

② 汤姆·克兰西（Tom Clancy），《猎杀红色十月号》的作者。

些段落都铭记在心。

他把那本书抽出来，手指在它的毛边上游走。书不知不觉翻到了第六页，上面有两句话被仔细地画上了方框。他记得这就是她在书上做标记的方法。没有荧光笔，没有画线的段落，她只是精确地框出那些词语、句子和段落。

乔治没有立刻去读被标记的词句；那本书翻到那一页并不是偶然，因为有一张明信片夹在这页。由于年代久远，明信片的背面有些微微泛黄，上面什么也没写。他将它翻过来，看着玛雅遗迹的彩色照片，它屹立在一个有着低矮灌木的悬崖边，稳如泰山，背靠大海。这是一张老式的明信片，海洋的颜色太蓝了，草的颜色太绿了。他又把它翻了个面儿。“图卢姆的玛雅遗迹，”简介是这么写的，“位于墨西哥的金塔纳罗奥。”

1

在一个周五晚上的五点零五分，乔治·福斯穿过波士顿黏糊糊的热浪，直接从他的办公室走到了杰克乌鸦酒馆。他把上班的最后三个小时花在仔细校对一份插画师合同的修改稿上，然后盯着窗外发呆，看着城市天空那种迷蒙的蓝色。他不喜欢这里的夏末，就像其他波士顿人不喜欢新英格兰的漫漫冬日。蔫巴巴的树木、发黄凋零的公园、湿漉漉的漫漫长夜，所有这些都让他渴望飒爽的秋天，渴望清透的空气，不会让他的皮肤粘在衣服上，让他的骨头感觉疲惫不堪。

他以最慢的速度走过了六个街区，来到杰克乌鸦，只希望他的衬衣不要沾上太多的汗水。汽车都挤在狭窄的后湾街上，试图躲开城市的喧嚣。在这个特定的社区，大部分居民都会选择去韦尔弗利特、爱德加镇或肯尼邦克港的酒吧喝晚上的第一杯酒，其他的海边小镇也行，只要开车的距离不太远。那天，乔治的心情好到想去杰克乌鸦，那里的酒很一般，但空调通常能保持冻肉冷库的温度，因为它是由一个法裔加拿大人控制的。

而且，他的心情也好到想去见见艾琳。离他最后一次见她，已经

超过两个礼拜了。那是在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举办的鸡尾酒会上，当时，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话，当乔治率先退场时，她只是丢给他一个假装生气的眼神。这让他很好奇，他们若即若离的关系是否到了周期性的危急时刻。乔治与艾琳相识相知已经有十五年了，他在他一直就职的杂志社邂逅了她。当时，她是一个助理编辑，而他是负责应收账款的会计。在一家知名文学杂志担任财务人员，对于一个有着文学情怀却没有文学才能的人来说，看起来是一份完美的作品。如今，乔治是这艘特别的沉船上的业务经理了，而艾琳则步步高升，跳槽到了《环球报》不断扩张的网站部门。

有两年时间，他们是完美的一对。然而，紧随而来的是十三年的减少付出、互相揭丑、偶尔不忠，以及长期的低期望值。然而，当放弃了他们是有着普通命运的普通情侣的想法很久之后，他们还经常来他们最爱的酒吧，还会互诉衷肠，无话不谈。他们偶尔还睡在一起，而且虽然困难重重，他们还是成了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也会有周期性的需求，想要厘清双方的关系，想要好好谈谈。然而，在这个特别的夜晚，乔治不觉得自己有这种需要。这跟艾琳本人没有什么关系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十几年来，他对她的感觉一直没变。这与他人生的看法有很大的关系。年近四十，乔治感到自己的世界仿佛慢慢失去了颜色。他已经过了这个年龄，不再有这种合理的期望：疯狂地爱上某人并与之组建家庭；或者名扬海内外；或者做出任何惊人之举，让自己跳出日常生活。他永远不会把这种多愁善感告诉任何人——毕竟，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住在美丽的波士顿城，头发也还没有掉光——然而，他把大多数时光都花在他不感兴趣的杂事上。虽然他的一只脚还没有踏进棺材里，但他真的觉得对今后的岁月已经没有了期待。他没有兴趣结交新朋友，或展开一段新恋情。在工作上，虽然收入在增长，但他对工作的热情却是起起伏伏。在前些年里，当

每个月的杂志出版时，他还能感到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。而这些天来，他已经几乎不读上面的文章了。

快要接近小酒馆的时候，乔治开始想今晚艾琳会是何种心情。他很确定地听说了，今年夏天，她办公室里一个离了婚的编辑已经约过她很多次了。如果她答应了，该怎么办？如果他们之间是认真的，而自己最终被扔出了局，又该怎么办呢？他试图收拾好心情，而事与愿违，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消磨今后的空闲时间。他该如何填满它？谁能够填满它？

乔治推开了杰克乌鸦那水汽凝结的玻璃门，直接走向了他常坐的雅座。稍后他才意识到，利安娜·德克特正坐在吧台的一角，就在自己刚刚走过的地方。在其他许多个夜晚，更凉爽的夜晚，或者乔治对自己的生活没那么沮丧的夜晚，他可能会好好观察一番周五晚上当地小酒馆里稀稀拉拉的常客。甚至曾经有那么一瞬间，乔治偶然瞥见一个皮肤白皙、曲线毕露的独身女郎，以为她就是利安娜，并为这种可能性而惊跳起来。他一边梦想着再次见到她，一边又害怕再次见到她，已经有二十年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经常能认出她惊鸿一瞥的变体：她的头发出现在一个空姐的头上，她那致命的丰满胴体躺在凯普海滩上，她的声音飘荡在深夜的爵士节目中。有六个月的时间，他甚至坚信利安娜已经变成了一个名叫“珍·荡妇”的色情片女演员。他甚至不惜去追查那个女演员的真实身份。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，来自北达科他州，名叫卡莉·斯温森。

乔治在雅座上坐定之后，向女服务生楚蒂点了一杯古典鸡尾酒，并从他那用旧了的邮差包里拿出当天的《环球报》。他为这种非常时刻留了一些填字游戏。艾琳会来见他的，不过要等到六点。他小口啜饮着自己的酒，并做完了填字游戏，然后不情愿地转而去数独，甚至是拼图游戏。然后，他听到背后艾琳熟悉的脚步声。

“拜托，我们换个位置吧。”她说道，顺便打了个招呼，她指的是他们的座位。杰克乌鸦里只有一个电视机，这在波士顿的酒吧很少见。而艾琳是波士顿红袜队的忠实粉丝，热爱程度远超乔治，她想要一个更好的观赛视野。

乔治嗖地从雅座上站起来，亲吻了艾琳的一边嘴角（她闻起来有股倩碧护肤品和欧托滋口香糖的味道），并在另一边安顿下来，从这里能看到橡木吧台和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的落地大窗。外面还有些阳光，一抹粉红色的残阳装饰在街面的褐色沙石上。阳光洒在玻璃窗上，让乔治突然注意到了吧台一角的单身女郎。她正在喝玻璃杯里的红葡萄酒，同时读着一本平装书。乔治胃里的悸动告诉他，她看起来很像利安娜。只是像而已。这种悸动他之前经历过很多次。

他转身面对艾琳，后者已经转向吧台后面的黑板，上面列出了当天的特色菜和畅饮啤酒。一如既往地，她对酷热完全免疫，她的金色短发往后梳着，露出了前额，卷曲的头发都夹在耳后。她那猫眼石眼镜有着粉色的边框。它们总是这样的吗？

在点了一杯阿勒加什白啤酒之后，艾琳向乔治更新了她与离婚编辑的最新进展。乔治松了口气，因为艾琳一开始的语气是随意的闲谈，并不咄咄逼人。那个编辑的故事正在往幽默小品的方向发展，虽然乔治常常能从中侦测出批评的意味。这个编辑可能长得胖乎乎的，梳着马尾，还是一个乐于奉献的小啤酒厂的厂长，但至少和他在一起，她会有个看得见的未来，比起乔治这些天来提供的鸡尾酒、欢声笑语和偶尔的亲热，它包含了更多东西。

他一边倾听着，一边小口喝着他的酒，但还继续留意着吧台上的那个女人。他正在等待着一个动作或细节，让他打消这个错误的念头——他真的看到利安娜·德克特，而不是一个幽灵，或者是某种分身。如果这真是利安娜，那么她真的变了。不是以那种显而易见的方

式，就像胖了一百磅，或者剃光头发，而是不知为何，她看起来就不同了。是往好的方面发展，仿佛她终于不辜负天生丽质的五官，成长为一个绝世大美女。她已经没有了上大学时的婴儿肥，脸部的骨骼也更加立体了。她的头发变成了比乔治记忆中更深的金色。乔治盯着她看得越久，越是确定这就是她。

“你知道我不是爱嫉妒的类型。”艾琳说，“不过，你一直在看谁？”她伸长了脖子，回头看向迅速客满的吧台区。

“我觉得那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但我不太确定。”

“去问问她，我不会介意的。”

“不，没关系啦。我几乎不怎么认识她。”乔治撒了个谎，谎言中有什么东西让他打了个激灵，如同蜘蛛网般的细微涟漪在他的后颈蔓延开来。

他们点了更多的酒。“他听起来有点愚蠢。”乔治说。

“啊？”

“你的离婚编辑。”

“哦，你还在意啊。”她从雅座上嗖地站起来，去了洗手间。这给了乔治机会，他越过整个酒吧，正面凝视着利安娜。她身体的一部分被两个年轻商务人士挡住了，他们正脱下外衣，解开领带。虽然有这些动作的干扰，他还是在研究着她。她穿着一件白领的衬衫，而她的头发比上大学时短了些，垂在脸的一侧，另一侧的头发则夹在耳后。她没有戴首饰，这让乔治想起了她的一些特征。她的脖子上沾着一块不雅的乳脂状物体，她的胸骨上有斑驳的红色胎记。她已经收起了平装本，现在偶尔会扫视一下酒吧，似乎在寻找着某人。乔治正等着她站起来，走动走动；他觉得，只有看到她的步态，才能确定这就是她。

他似乎是心想事成，她从带靠垫的高脚凳上滑下来时，她的裙子一瞬间聚集到大腿的中部。她双脚刚一落地，就开始走向乔治的方

向。这是毫无疑问的。这必须是利安娜。自从在马瑟学院的第一年以来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她，几乎过了有二十年了。她的步态不会有错，随着臀部的缓慢扭动，她的头高高昂起，并微微往后倾，仿佛她想越过某人的头顶看什么东西。乔治举起菜单遮住自己的脸，呆呆地看着上面毫无意义的单词。他的心脏在胸腔里怦怦乱跳。尽管有空调，乔治还是能感到手掌开始变得潮湿了。

当艾琳坐回到雅座上时，利安娜正好从她身边经过。“你的朋友在那里，你不想过去打个招呼吗？”

“我还不确定是她。”乔治说，很好奇艾琳能否听出他干巴巴的声音里透出的恐慌。

“还有时间再喝一杯吗？”艾琳问道。她已经在洗手间里重新涂过了唇膏。

“当然，”乔治说，“但我们去别的地方吧。我们可以趁着太阳还没落山，出去散散步。”

艾琳向服务生做了个手势，而乔治伸手去摸他的皮夹子。“这次轮到我了，记得吗？”艾琳一边说，一边从她那个无底洞般的钱包里掏出了信用卡。当她付账单的时候，利安娜再次从她身边经过。这次，乔治可以凝视着她那离开的背影，那熟悉的步伐。她的身体也长到了最完美的程度。以前在大学里，乔治就觉得她是他的理想对象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，她现在更好看了：修长的锥形腿，夸张的身体曲线。这种体形只能靠遗传，光靠锻炼是得不到的，它永远吸引着你。她手臂的内侧白得像牛奶一样。

乔治已经无数次想象过这一时刻了，但不知怎么，他从未想象过它的后果。利安娜不只是一位伤过他心的前女友，至少就乔治所知，她也是一个通缉犯。这个女人的罪孽更符合希腊悲剧的那种类型，而不只是年少轻狂的失足。毫无疑问，她已有一条人命在身，而且很有

可能杀过另一个人。乔治感到同等分量的道德责任感和犹豫不决都压在他身上。

“来吗？”艾琳站起来，乔治也起身，随着她脚跟先着地的轻快步伐，沿着酒吧的木漆地板走了出去。妮娜·西蒙娜^①的《罪人》在扬声器里吱嘎作响。他们晃荡着穿过了前门，依旧湿热难耐的夜晚迎面而来，用一堵墙似的陈腐蒸汽款待了他们。

“接下来去哪里？”艾琳问道。

乔治僵住了。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我只是想回家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艾琳说，见乔治还是没有动，她又补充道，“要不然，我们可以就这么站在这片雨林之中。”

“对不起，但我突然感觉状态不太好。也许我应该直接回家。”

“是因为酒吧里的那个女人吗？”艾琳仰起脖子，窥视着雾气蒙蒙的前门玻璃，“这不会是那个人吧？她叫什么来着，那个来自马瑟学院的疯狂女孩。”

“老天，当然不是，”乔治撒了个谎，“我觉得今晚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
乔治步行回了家。起了一阵微风，在比肯山的狭窄街道上低吟着。这阵风并不算很凉爽，尽管如此，乔治还是展开了双臂，并感到汗水从他的皮肤上蒸发了。

乔治回到自己的公寓后，坐到了室外楼梯的第一级台阶上。从这里回到酒吧只需要走几个街区。他可以单独跟她喝一杯，弄清楚她回到波士顿的原因。为了见到她，他已经等得太久了，他总是反复想象这一场景。而如今，当她真的出现在这里时，他却觉得自己像恐怖片

^① 妮娜·西蒙娜（Nina Simone），美国歌手、作曲家与钢琴表演家。1968年电影《天罗地网》选入了西蒙娜的歌《罪人》（*Sinner Man*），使得她的知名度大为提升。

里的男演员，一只手放在谷仓的门上，随时等待着一把斧子落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太害怕了，十年来的第一次，他渴望抽根烟。她来杰克乌鸦是为了找他吗？如果真是如此，为什么呢？

之前的几乎每个晚上，乔治都会走进自己的公寓，喂饱诺拉，然后爬上床。然而，这个八月的夜晚有着特殊的分量，利安娜出现在他最喜欢的酒吧，似乎预示着什么事情即将发生，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。不管好坏，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。

乔治坐了很长时间，久到他都开始相信她一定已经离开酒吧了。她这样独自坐着喝红酒，究竟会等多长时间？他决定走回去看看。如果她已经走了，那么他就会对她死心；如果她还在那里，那么他会上去打招呼的。

当他走回酒吧时，微风推着他的背，感觉比之前更温暖也更强劲了。到达杰克乌鸦之后，他并没有犹豫——他晃荡着穿过门，回到了这里。而当他这么做时，利安娜在吧台的座位上转过头看着他。他注意到她的眼睛一亮，仿佛认出了他。她不是那种举止夸张的人。

“是你。”他说。

“是我。嗨，乔治。”她用他记忆中的平淡语调说道，随意得就像她这天早就见过他。

“我从那里看见了你。”乔治朝吧台的后面歪了歪脑袋，“一开始，我不确定那是你。你有点变了，但之后，从你身边经过时，我就很确定了。于是，我在半途又折回来了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这么做了，”她说起话来字斟句酌的，尾音中带有一种脆响，“事实上，我来这里……来这个酒吧……是来找你的。我知道你住在这附近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我很高兴你先发现了我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再次走到你

面前。我知道你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知道的比我自己还多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对你是一种什么感觉。”

“我指的是以前发生的事情。”自从他回到酒吧之后，她还没有改变过姿势。不过，她用一根手指轻柔地敲击着木头吧台，奏出一曲打击乐。

“没错，那件事。”乔治说道，仿佛他正在搜索记忆之河的两岸，寻找她谈论的那件事。

“没错，那件事。”她重复了一遍，然后他们都大笑起来。利安娜调整了一下身体姿势，用正脸面对着乔治。“我应该担心吗？”

“担心？”

“被守法公民逮捕？或者被饮料泼了一脸？”在她淡蓝色双明的眼角已经有了一些细小的笑纹，这是一个新发现。

“警察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，我只是在拖住你。”乔治保持着微笑，但感觉不太自然，“我在开玩笑。”见利安娜没有立即答话，他又补充道。

“没事，我知道。你想坐下来吗？你有时间喝一杯吗？”

“事实上……我正好有个约会，只能在这里待一会儿。”谎言从乔治的嘴里脱口而出。在她如此接近的情况下，在她皮肤的香味下，他的脑袋突然有些昏昏然了。他几乎有种动物性的冲动，想要夺门而逃。

“哦，没事的，”利安娜立刻回答道，“但我真的有求于你，就算帮我的忙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我们能在某处再见个面吗？也许明天吧。”

“你住在这里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进城……见一个朋友，真的……这很复杂。我很想